1963年暑假，我剛拿到文化學院（今天的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接著便接受了恩師史惟亮教授（省交團長）的邀請，進入台灣省交響樂團研究部從事台灣民間音樂的整理研究工作。當時的省交研究部成員，除了我和劉子修不是作曲家之外，其他都是史老師心目中台灣作曲界的菁英，包括：郭芝苑、賴德和、沈錦堂、戴洪軒、吳丁連等人。那年秋天，省交接受台灣省教育廳的委託，主辦「愛國歌曲徵曲比賽」，

當時我在台灣省交響樂團研究部負責台灣民間音樂的整理研究工作，由於團長史惟亮的一聲命令「研究部同仁（註1）一律要投稿應徵」，以及「輸人不輸陣」、「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理因素下，半推半就地參加了省交接受教育廳委託主辦的「愛國歌曲徵曲比賽」，很意外地受到評審委員的青睞，獲得那次比賽最高榮譽—正取獎（有三位）

大約是1984年十一月的某一天，突然接到老師的電話，邀我為她創作一首新歌，做為次年四月新象國際藝術節「中國當代名家詞曲篇—劉塞雲女高音獨唱會」的演唱曲目。當時我感到十分意外，也有些驚喜，惶恐地老師說：「我十分樂意，但只怕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歡的歌詞」。老師倒是很有信心地回一句：「那我寄一首歌詞給你好了」；果然三天之後便收到老師寄來現代詩人亞弦的詩作—《歌》。看過之後，雖然很喜歡，但這首四段結構完全相同的詩，每段只有短短四句，而且前三句幾乎完全重複（只有在第三句換一匹不同顏色的馬），乍看之下好像很簡單，但如何才能避免太過簡單，沒兩下就唱完？如何處理各段不同的最末句？用那一種風格來表現才比較貼切？剛開始倒是讓我思量再三，不知如何下筆。所幸經過徹底分析、消化每一段、每一句歌詞之後，總算慢慢理出頭緒，克服了困難，並如期完成譜曲，馬上火速將譜寄給老師。

卸下譜曲的心理壓力之後，

當時我在樂曲簡介中曾作這樣的說明：「作曲者所要嚐試的不是新穎的作曲技巧而是下面兩個重點（1）融和吸引中國傳統戲曲棉民間音樂的音樂語法運用作曲技巧創作國人普遍能夠接受從而產生共鳴但又不流於低俗的音樂」